

## 嬌怯柔弱或不讓鬚眉？ ——中華書局《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中的 女性形象

林怡婷

英國作家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 以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為主角，於 1886 至 1927 年間創作了五十六篇短篇故事及四篇長篇小說。此系列偵探小說譯介進入中國後亦大受讀者歡迎，中華書局於 1916 年出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出版時間早、收羅亦廣，全書由十位譯者合譯而成，其中除了劉半農屬於改革派文人外，其餘皆可歸類為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在福爾摩斯系列作品中，除了擔任配角的房東太太及女僕外，委託福爾摩斯辦案的客戶中，亦不乏外貌、性格立體鮮明的女性；行凶或策劃不法情事的反派中也有女子的身影。而在清末民初的譯作中，常可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觀的影子，尤其女性形象時常因此有所轉變，以和原本大不相同的面貌出現在中文讀者面前。本文挑選七篇福爾摩斯系列的長短篇小說，現身其中的女性角色包括案件委託人、目擊者、甚至是凶手，本文旨在檢視當時譯者面對女性角色外貌神態、行為舉止的描寫時，是否受到傳統女性形象或審美觀的影響，這些傳統文化的因素又會如何影響其譯作。

關鍵詞：福爾摩斯、中華書局、女性形象、傳統中國價值與刻版印象

收件：2016年4月11日；修改：2016年6月3日；接受：2016年7月1日

## Docile or Determined?—Female Images in the Zhonghua Book Company's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Yi-ting Lin

British author Arthur Conan Doyle created a total of fifty-six short stories and four novels, featuring the detective Sherlock Holmes, during the period 1886-1927. After bei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Doyle's detective stories became very popular with Chinese readers. In 1916, Zhonghua Book Company published the *Sherlock Holmes Detective Series*; it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collections of translated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in China. This series was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 of ten translators, most of whom were categorized as “*yuan yang bu die pai*” writers except for Liou Ban-Nong, who was mainly thought of as a reformist. In these stories there were quite a few female characters including landladies, maids, clients, and even villains. They tended to either be very beautiful or have strong personalities--or both. But due to the Chinese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expectations at that time about how a proper woman should behave, the female images conveyed by the translators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riginally created by the author. This essay looks closely at the heroines in seven Sherlock Holmes stories--who include clients, witnesses, and even murderers--and tri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translators were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stereotypes regarding women, and if so then how they were affected.

Keywords: Sherlock Holmes, Zhonghua Book Company, female images,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stereotypes

Received: April 11, 2016; Revised: June 3, 2016; Accepted: July 1, 2016

## 壹、譯本與譯者

中華書局於 1916 年出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收錄柯南道爾於 1915 年以前刊出的四十篇福爾摩斯短篇偵探故事與四部長篇小說，譯者共有十人，分別是周瘦鵑、劉半農、陳小蝶（陳定山）、李常覺、嚴獨鶴、程小青、嚴天侔、天虛我生（陳栩）、陳靈銳、漁火。<sup>1</sup> 這套全集附有譯書凡例、作者小傳，更注意到地名與人名音譯的統一，文中也不時加上譯註，可看出出版社態度嚴謹認真，有學者認為這套書建立起翻譯小說編輯、出版的標準，是小說中譯的一個里程碑（孔慧怡，1996）。

本文挑選的七篇故事涵蓋多種女性角色，方便觀察、比較譯者對於各種女性類型的處理策略。本文的討論文本有：〈佛國寶〉<sup>2</sup> (The Sign of the Four)、〈倩影〉 (A Scandal in Bohemia)、〈弑父案〉 (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丐者許彭〉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偻背眩人〉 (The Adventure of the Crooked Man)、〈室內槍聲〉 (The Adventure of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雪窖沉冤〉 (The Adventure of the Golden Pince-Nez)。

〈佛國寶〉是本次討論文本中的唯一一篇長篇小說，也是全集中劉半農所譯的唯一一篇故事。劉半農出生於 1891 年，第一份工作是在劇社擔任編輯，同時開始向報刊投稿，發表小說及譯作，其早年的小說題材廣泛，而譯作則以歐美名著居多。雖然劉半農投稿的報刊如《禮拜六》、《中華小說界》等多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家的作品，但其小說流露現實主義精神，較具有社會意義，思想風格與其他鴛鴦蝴蝶派作家有所區別（徐瑞岳，1987）。後來劇社解散，劉半農經介紹進入中華書局，1916 年與他人合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並擔任校閱、為之作跋。

<sup>1</sup> 各篇目之譯者整理於附錄。

<sup>2</sup> 篇名與角色名之中譯皆採用中華書局的版本。

後來中華書局出現財務困難，劉半農辭去編輯工作，約於同時開始向《新青年》雜誌投稿，推動文學革命。

天虛我生出生於 1879 年，原名陳壽篙，改名陳栩，號蝶仙，天虛我生為其別號之一。陳栩年輕時在杭州作生意，後來和好友共同頂下一家即將倒閉的報社，改名為《大觀報》，由陳栩擔任報社主編，但不久後便因為鼓吹維新而遭禁刊。他曾開辦文具行、石印局、研製牙粉、改良手工造紙，是一位實業家，其中牙粉大獲成功，據說當時中國每四人就有一人使用（張永久，2011）。陳栩二十多歲時出版第一本小說《淚珠緣》，講述家族興衰的故事，此後常以身邊人物事件為素材，著書百餘種。陳定山為陳栩之子，本名陳琪，後改名定山，字小蝶，被稱為「鴛鴦蝴蝶派最後一個傳承人」。陳定山早年與父親一同經營實業，詩文佳，尤其擅長山水花卉繪畫，1949 年移居台灣。李常覺通英文，因此與陳氏父子的合作模式通常是由他口述文句之意，再由陳定山及妹妹小翠記錄，最後經陳栩潤筆定稿。本文有五篇討論文本為陳氏父子與李常覺合譯而成，分別是〈倩影〉、〈弑父案〉、〈丐者許彭〉、〈室內槍聲〉、〈雪窖沉冤〉。

程小青出生於 1893 年，家境貧困，十六歲在鐘錶行當學徒時，常向店裡的師兄借書閱讀，接觸到許多外國的偵探小說，深受吸引。1914 年，《新聞報》副刊進行徵文比賽，程小青以福爾摩斯為靈感來源，創造出一位中國的私家偵探「霍森」，以之為主角寫了一篇偵探小說，獲選刊出後受到讀者好評。但刊登時因校排失誤，原本的霍森印成「霍桑」，此後程小青也就將錯就錯，以霍桑作為之後創作的主角（盧潤祥，1996）。1915 年開始學習英語，隔年應中華書局之邀，參與《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的翻譯工作。為使偵探故事更有實務根據及說服力，程小青申請美國函授大學，研讀法醫學、犯罪心理學等相關知識，在偵探小說這個文類中深耕，也向大眾推廣其文學與社會價值。〈儂背眩人〉為程小青所譯。

## 貳、文本分析

首先，本文要討論的第一位女性角色是瑪利爾毛斯頓 (Mary Morstan)，她在〈佛國寶〉以委託人的身分首次登場，此角色的重要之處在於，她後來成為華生醫生的妻子，因此在其他故事中也有短暫露面，藉此可以比較不同譯者對同一角色的處理方式有何異同。

在容貌方面，根據原著的描述，毛斯頓的外貌稱不上非常漂亮，當她第一次來到貝克街福爾摩斯及華生的居所時，作者對她面容的描寫是：“Her face had neither regularity of feature nor beauty of complexion...” (Doyle, 2003, p. 131)，而劉半儂在此的翻譯是「姿色雖僅中人」（劉半儂譯，1916，頁 12），雖稍為簡略，然意義並無太大出入。然而在其他段落中，譯者多次以增譯等方式，將毛斯頓塑造為美貌的女子。例如原著提到毛斯頓為一年輕的金髮女子 “a blonde young lady” (Doyle, 2003, p. 131)，此段的譯文為「其年約當標梅迨吉之候，金黃之髮飄然覆其美額」（劉半儂譯，1916，頁 11），譯者除了將「年輕」顯化譯為「年約當標梅迨吉之候」，強調女子已至適婚年齡，「美額」也是譯者所加。又如福爾摩斯與華生兩人要陪同毛斯頓前往會見神祕的來信人時，作者對她的描述是：“her sensitive face was composed, but pale” (Doyle, 2003, p. 137)，描述毛斯頓小姐雖面對不確定的情況，仍能保持鎮定，而劉半儂的譯文是「姿容雖佳，而面色乃慘白特甚」（劉半儂譯，1916，頁 20），再次強調女主角的姿色容貌。最後，當華生告訴福爾摩斯他即將和毛斯頓小姐結婚時，福爾摩斯對她的評價是：“I think she is one of the most charming young ladies I ever met, and might have been most useful in such work as we have been doing” (Doyle, 2003, p. 235)，根據上下文，此處的“charming”並非指外表的美麗迷人，而是稱讚她個性讓人喜愛，然此句的譯文是「此女容貌既佳，處事亦頗精細」，仍舊著重外在的描寫。

而性格方面，在原著中，雖然毛斯頓小姐時常面色蒼白，但其實沉

穩勇敢、個性獨立，面對緊張的情勢也不致慌亂，但譯文有時會淡化這類描述，甚至藉由添譯來渲染她淒楚可憐的模樣，與原著的形象呈現較明顯的出入。例如在毛斯頓第一次與福爾摩斯及華生會面時，譯者就加上「顧眉宇間深負戚楚，望而可知為來商榷案情者」（劉半儂譯，1916，頁 11）的敘述，此段為原文所無。接著，原文寫道：“her large blue eyes were singularly spiritual and sympathetic” (Doyle, 2003, p. 131)，劉半儂則譯作「蔚藍之目，盈盈然如訴其愁苦，尤足令人加以憫惻」（劉半儂譯，1916，頁 11），以上兩處皆將毛斯頓小姐塑造成楚楚可憐的柔弱女子。而在三人前往與來信者約定地點的路途上，毛斯頓的神態堅定自持，原文的描述是：“Miss Morstan’s demeanor was as resolute and collected as ever.” (Doyle, 2003, pp. 139-140)，譯文卻作「時女坐車中，驚悸若有所失」（劉半儂譯，1916，頁 23），意義與原文完全相反。在同一段落，華生向毛斯頓小姐講述他在阿富汗的經歷，試圖轉移她的注意力、活絡氣氛，但自己反而過於緊張激動，使得說話顛三倒四，華生醫生的窘態在婚後還時常被太太引為笑談，原文的描述如下：

I endeavored to cheer and amuse her by reminiscences of my adventures in Afghanistan; but, to tell the truth, I was myself so excited at our situation and so curious as to our destination that my stories were slightly involved. To this day she declares that I told her one moving anecdote as to how a musket looked into my tent at the dead of night, and how I fired a double-barrelled tiger cub at it. (Doyle, 2003, p. 140)

譯文卻作：

余乃舉往歲在阿富汗斯坦躬歷之冒險故事告之，謂某日深夜，一虎入我帳幄，我急發一雙管之槍斃之，且曲繪其狀，顧女雖諦聽，嘆為異聞，而意殊恍惚不甚屬我。（劉半儂譯，1916，頁 23）

在譯文中，華生醫生鎮定、貼心，反而是毛斯頓小姐因緊張而無心聆聽。

在之後的故事中，毛斯頓小姐已是華生太太，然譯者筆下的她同樣容易受到驚嚇。〈丐者許彭〉由陳小蝶、李常覺合譯而成，故事開頭描述華生太太的一位朋友前來求助於她，這位女子入門後就奔進華生夫婦休息的起居室，看到華生太太就大哭起來。原文對華生太太反應的描述是：“‘Why,’ said my wife, pulling up her veil, ‘it is Kate Whitney.’” (Doyle, 2003, p. 351)，而譯文譯作：「吾妻大驚，及揭其面幕，則又失聲呼曰：『凱特威烈耶？』」（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a，頁108）「大驚」與「失聲」誇大了華生太太的驚訝程度。

另一位個性十分突出的女子是〈弑父案〉中的梅麗<sup>3</sup>湯納 (Alice Turner)，〈弑父案〉的譯者同樣是陳小蝶、李常覺兩人。故事中，梅麗的青梅竹馬極姆斯馬凱得 (James McCarthy) 涉嫌殺害父親，而梅麗是少數相信極姆斯清白的人，因此堅持延請大偵探福爾摩斯前來探查案情。梅麗湯納的聰慧可從許多細節中看出來，例如當她第一次在旅店中與福爾摩斯及華生會面時，當時她還不知道兩人的相貌，卻能依經驗及直覺判斷何者為偵探本人、何者是醫生助手，以下是原文的敘述：

“Oh, Mr. Sherlock Holmes!” she cried, glancing from one to the other of us, and finally, with a woman’s quick intuition, fastening upon my companion, “I am so glad that you have come...” (Doyle, 2003, p. 315)

而此段的譯文是：「既見吾友及吾即流眄略一審視，即問吾友曰：『密斯脫福爾摩斯君來，吾殊喜……』」（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頁75）在譯文中，這種聰敏的特質被稍微抹平了。

梅麗湯納的言語和行動皆直來直往，甚至帶有反抗、叛逆的個性，此一特質與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大相逕庭，譯文中只有少數段落能如實呈現。例如當福爾摩斯表示極姆斯的確可能是無辜的，梅麗湯納立

<sup>3</sup> 女主角名為 Alice，翻譯卻是「梅麗」，不確定是版本問題或是有其他原因。

刻回頭瞪了堅持極姆斯有罪的警探一眼，原文的描述是：“‘There, now!’ she cried, throwing back her head and looking defiantly at Lestrade. ‘You hear! He gives me hopes.’” (Doyle, 2003, p. 315)，此處的譯文為「女郎乃迴目以盼萊斯曰：『先生，福君實秦臺之鏡也。』」（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頁 76），確能表現梅麗湯納有話直說、無懼權威的個性，但其他部份則常可見到譯者改動的痕跡，比方說，梅麗見到福爾摩斯後便滔滔不絕地說明極姆斯心地有多麼善良、不可能犯下弑父之罪，接著又咄咄逼人地接連以三個問題詢問福爾摩斯的意見：“But you have read the evidence. You have formed some conclusion? Do you not see some loophole, some flaw? Do you not yourself think that he is innocent?” (Doyle, 2003, p. 315)，但在譯文中，譯者只以「然則君信極姆斯無辜矣？」（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頁 75）一句話帶過，語氣中似乎也不敢相信福爾摩斯能站在自己這一邊，削弱了原文中肯定而急切的神態，態度頓時變得溫順。

另外，譯者也指揮梅麗的動作，使她更符合大眾對家教良好的女子的期待。例如，當梅麗開始向偵探及警探解釋案情緣由時，譯者使她先「微俯其首」（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頁 76）再開始說話，這是原文中所沒有的動作；由於在老馬凱得死前，曾有人看見他們父子起口角，梅麗相信他們爭執的原因與自己與小馬凱得的婚事有關，講述至此時，梅麗在原文中的表情是：“A quick blush passed over her fresh young face.” (Doyle, 2003, p. 316)，而在譯文中，梅麗則是「羞極而赭，俯首拈其衣角不已」（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頁 76）；而當交待完畢，梅麗即將告辭返家時，譯者更壓著她的背，使她「鞠躬自去」（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頁 77），在原文中，相應的段落是：“She hurried from the room as impulsively as she had entered.” (Doyle, 2003, p. 317)。兩相對照之下可以很容易看出，梅麗在原文與譯文中的形象大不相同，在原著中，梅麗敢於反抗警方的權威，據理力爭；面對警探和偵探時，態度不卑不亢，不因自己的年紀或性別而掩藏自己的看法，角色形象十分獨



特鮮明。但在譯文讀者的印象中，梅麗恐怕也就只是一位嬌滴滴的年輕女孩，與一般女子相去無幾。

〈樓背眩人〉為程小青所譯，故事中有兩位重要的女性角色——密昔司白萊克 (Mrs Barclay) 和毛麗蓀 (Miss Morrison)。原文中只形容白萊克夫人為美麗的女子，但並未仔細描述她的相貌，這方面譯文與原文沒有明顯出入。至於毛麗蓀小姐，原文對她的相貌與個性的描述是：“Miss Morrison is a little ethereal slip of a girl, with timid eyes and blond hair, but I found her by no means wanting in shrewdness and common-sense.” (Doyle, 2003, p. 654)，而此句的翻譯是「毛麗蓀年事甚穉，嬌纖伶俐，姿首亦佳」（程小青譯，1916，頁 92）。可以看出翻譯著重在外表的描述，而省略了後半句對毛麗蓀判斷力與常識的讚賞。毛麗蓀是案情的關鍵人物之一，因此福爾摩斯想要說服她將案發當晚的遭遇講述明白，而原文描述毛麗蓀的反應是：“She sat thinking for some time after I had spoken, and then, turning to me with a brisk air of resolution, she broke into a remarkable statement...” (Doyle, 2003, p. 654)。而此句的譯文則是「聞余言，意頗皇惑，熟思良久，乃突然報曰……」（程小青譯，1916，頁 92），比較兩者可發現「意頗皇惑」這句話為原文所無，前述塑造毛斯頓小姐形象時也用到了類似的翻譯手法，兩位譯者對於女性的既定印象似乎都包含「容易受驚、不知所措」此一特質。

偵探故事中有受害者、委託人，當然也有謀畫、執行不法的凶手。一提起福爾摩斯系列故事中的女性反派，讀者第一個想到的角色大概就是薏倫愛答 (Irene Adler)。薏倫愛答為〈倩影〉中的主要角色，故事開頭，波西米亞國王親自登門請託福爾摩斯從薏倫手中拿回他們兩人的合影，以免薏倫將照片寄給他的未婚妻，破壞聯姻。在介紹這位不凡的女子時，國王形容薏倫是一位女探險家，原句是：“I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the well-known adventuress, Irene Adler.” (Doyle, 2003, p. 246)，譯文則省略了這個頭銜，只翻作「乃與一女郎相識，其名曰薏倫愛答」（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 8）；國王聲稱薏倫會不顧一切，只為摧毀他的

前途，原句是：

And she will do it. I know that she will do it. You do not know her, but she has a soul of steel. She has the face of the most beautiful of women, and the mind of the most resolute of men. (Doyle, 2003, pp. 247-248)

這一段在譯文裡也完全省略，不見蹤影。

薏倫的機智聰慧在福爾摩斯故事的所有角色中可說是數一數二，甚至連福爾摩斯都曾敗在她手下，但和〈弑父案〉中的梅麗一樣，這個特點在譯文中被大幅削弱。舉例來說，在其中一個段落，福爾摩斯找了一群人假扮成流浪漢，指使他們圍到薏倫身邊作勢搶劫，自己則打扮成牧師的模樣，衝上前去排解糾紛，然後又在一片混亂之中假裝受傷，藉此理由進入薏倫家中休息，趁機觀察照片的可能藏匿處。在原文中，雖然場面一團混亂，但沒有任何語句表示薏倫的心神受到影響，她反而出於善心，請人將福爾摩斯抬到起居室內的沙發上休息。但譯者在這段敘述中加上「芳容似無所主」（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18），將薏倫描述成傳統認知中的平常女子，碰到這種場面免不了不知所措。接著又說「女郎見老人之創實由於己，則亦無奈，遂頷首允之」（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18），原本善意的舉動也變成無奈之下不得不的行為。故事末尾時，國王再次讚嘆薏倫的能力，同時表示若非兩人身分階級 (level) 不同，否則她會是很理想的王后，而福爾摩斯的回應是：“‘From what I have seen of the lady she seems indeed to be on a very different level to your Majesty,’ said Holmes coldly.” (Doyle, 2003, p. 262)。福爾摩斯同樣用了“level”一字，但指的並不是身份地位，而是暗罵國王的智識與薏倫相去太遠，但這句話沒有出現在譯文中，福爾摩斯的回應只簡短謙稱自己辦事不力，未能奪回照片，毫無一絲不恭。福爾摩斯尚來自視甚高，鮮少真心佩服他人，但譯者刪除了這句話，薏倫在中文讀者的心

中的獨特地位又降低了一些。

後來，惹倫與一名男子先後自家中乘馬車離去，在屋外監視的福爾摩斯連忙也招呼了一輛馬車緊跟在後，最後抵達一間教堂。惹倫與男子隨意找了一名路人來充當婚禮的證人，殊不知這人即為福爾摩斯所假扮。簡短的儀式結束之後，新娘賞給他一枚金幣，但譯文則作「新郎且以金錢一枚用酬予勞」（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15）。之後，福爾摩斯向華生推論，他認為惹倫可能將照片交由銀行行員放置保險箱中或請律師代為保管：“Her banker or her lawyer. There is that double possibility.” (Doyle, 2003, p. 255)，但譯文翻成「若在男子或寄藏於友朋之家亦未可知」（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17）。原著中惹倫善心大方的動作在譯文裡改由男方來完成；除此之外，女子在原著中有能力上銀行辦事或委託律師，透過受法律保障的管道取得協助，但在譯文裡，惹倫只是動用私交，拜託未婚夫或朋友幫忙藏匿，兩種方式之間存在差距。不論譯者作這兩處更動的原因為何，筆者認為這種做法的效果都降低了惹倫的能動性 (agency)。可順帶一提的是，在〈弑父案〉中，梅麗是父親產業的繼承人，譯文也略去這點不提，同樣降低女性的能動性，原文與譯文對照如下：

McCarthy, who appears to have had little of his own, and to have been under such obligations to Turner, should still talk of marrying his son to Turner's daughter, who is, presumably, heiress to the estate, and that in such a very cocksure manner, as if it were merely a case of a proposal and all else would follow? (Doyle, 2003, p. 320)

夫馬凱得既為赤貧之人，且受湯納大恩，乃不思報稱，猶欲其女下嫁而為其媳，且復不容稍緩，一若有足以命令湯納父女之權者。（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頁80）

最後，這則故事的一大特點是涉及男女情事，而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中西方不同的觀念。關於薏倫與國王過往的情史，原文並未明確表示薏倫的新婚丈夫是否知情，而在譯文中，譯者則寫明丈夫並不知悉，且薏倫也不願讓他得知實情，她在留給福爾摩斯的信中寫道：「但此一事，吾終不願為吾夫知也，自茲以往，請勿復以窘我。」（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 22）。此句為譯者所加，原文並無。至於譯者為何作此處理，他藉福爾摩斯之口說了一句話：「蓋凡女郎所最不敢告人者，即為私情一事」（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 17），這句話以貞節與否來定義女性的價值，因此即便是薏倫這麼一位各方面都能大放異彩的女性，過往的情史對她來說仍會是一大污點，掩蓋掉她的所有光芒，因此不願丈夫知悉她的感情過往。另外，在原著裡，薏倫在信中表示，即便國王過去背叛了自己，但他大可放心迎娶公主，自己已決定不再加以阻撓：“The King may do what he will without hindrance from one whom he has cruelly wronged.” (Doyle, 2003, p. 261)，但譯文只作「彼人之事，吾不更阻。」（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 22），譯者幫忙開脫了國王背叛所愛的罪名，反而替他多加了一句話，指責薏倫「而尤病在所愛不專」（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頁 23）。譯者之所以作此更動，可能是由於傳統封建觀念尚未破除，不願指責在上位者，前段所述福爾摩斯對國王的嘲諷被刪除可能也是基於相同的原因；也有可能因為薏倫曾意圖以照片勒索國王，為反派角色，而譯者為加深其負面形象，多為她羅織了一個罪名；最後也有可能是譯者以不同的標準對待國王和薏倫，前者身為男性，身分又尊貴，妻妾成群再正常不過，但薏倫身為女子，曾與國王來往，後來又和他人結婚，也許在譯者眼中就是用情不專了。

〈倩影〉中的薏倫愛答只是意圖黑函勒索，而〈室內槍聲〉中的女子則實際扣下板機。文中並未交代這位女子的姓名，讀者只知道她大概是貴族之人，這位女子現身時，原文對她裝扮及身形的描述是：“There stood a tall, slim, dark woman, a veil over her face, a mantle drawn round her chin.” (Doyle, 2003, p. 919)，此句的譯文是「女郎之身體頗苗條，手臂皆

顫動不停，面上覆以重網，故面目不可得見。」（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a，頁 11），接著，女郎除去面紗，讓讀者得以窺見她的相貌：“It was a dark, handsome, clear-cut face... a face with a curved nose, strong, dark eyebrows shading hard, glittering eyes, and a straight, thin-lipped mouth set in a dangerous smile.” (Doyle, 2003, p. 920)，此段的譯文為「女郎之面幕已去，顏色端莊流麗，極似天上安琪兒，唯怒極，朱唇乃顫動不止。」（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a，頁 11）。比較兩段原文與譯文可以發現許多不同，首先，作者兩次提到女子膚色較深 (dark)，譯文則略去不提；而第二個段落具體描述了女子的五官特徵，但譯文只籠統地形容其美貌，究其原因，多半是由於黝黑的皮膚、鷹勾鼻、粗黑有力的眉毛、薄唇大概都不是中國傳統認知中美女應有的特色，若照原文譯出，很可能在當時讀者的心中留下一幅極不協調的畫面。

〈室內槍聲〉的主角卻耳司沃格史忒密爾浮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 為一老奸巨猾之人，他專門收購名望人士的私人信件，若其中有任何不道德之事，密爾浮就會以此為把柄向信件主人勒索巨款。而故事中的凶手便是因為付不出款項，因此信件被公開，其丈夫知曉後傷心過度而死。這位女子痛下殺手之前曾對密爾浮有一長串的控訴，充分表現其強烈的悲憤，但在譯文中，以下整段都略去沒有譯出：

“...and you laughed in my face as you are trying to laugh now, only your coward heart cannot keep your lips from twitching. Yes, you never thought to see me here again, but it was that night which taught me how I could meet you face to face, and alone. Well, Charles Milverton, what have you to say?” (Doyle, 2003, p. 920)

語畢之後，女子連發數槍，將手槍彈匣中的子彈全數射出：“She had drawn a little gleaming revolver, and emptied barrel after barrel into Milverton’s body...” (Doyle, 2003, p. 921)，之後還使勁朝死者的臉踹了一下：“The

woman looked at him intently, and ground her heel into his upturned face.” (Doyle, 2003, p. 921)。而譯文中相應的描述如下：

言至此，突聞槍聲砰然，連發數響，予亟驚視，則密爾浮已僵臥地上，前胸洞穿，而報仇之人杳矣。<sup>4</sup>（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a，頁 11）

在原文中，女子有著豐厚飽滿的情緒，並且透過怒斥、開槍、腳踹宣洩出來，這些動作也都是能動性的表現，但在譯文中沒有長篇的斥責，也沒有出現踢踹的動作，離去時簡直像是落荒而逃，使女子的形象扁平許多。

討論文本中的最後一位女性反派出現在〈雪窖沉冤〉中，她名叫安娜 (Anna)，在故事發生的多年以前遭到陷害，後來已經放棄復仇，只是希望能為友人平反，但在蒐集證據的過程中卻失手殺害仇人的助理。關於這位女士的外貌，原文與譯文對照如下：

Wanted, a woman of good address, attired like a lady. She has a remarkably thick nose, with eyes which are set close upon either side of it. She has a puckered forehead, a peering expression, and probably rounded shoulders. (Doyle, 2003, pp. 971-972)

其人為一上等社會之婦人，衣裳甚華麗，唯目光視線甚劣，鼻粗而高，眼角與鼻相去甚近，視人時恆細不容線。額間有直線之皺紋，肩狹而圓。（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b，頁 56）

她的容貌並不美麗，原文中仔細描寫了她的相貌特徵，譯文也大致完整呈現。至於她的舉止與性格，譯文也沒有大幅更動，尤其有兩個地方特別值得一提。首先是當福爾摩斯揭露這位婦人的藏身之處時，警探原本

---

<sup>4</sup> 譯文中的「予」是躲在窗簾之後目睹整個過程的華生。

立刻上前欲替她戴上手銬，但她輕輕推開警探，表示希望能先將原委告訴在場的眾人，原文的描述是：“...but she waved him aside gently, and yet with an over-mastering dignity which compelled obedience.” (Doyle, 2003, p. 983)，而此句的譯文為「婦人怫然以袖拂之，凜凜之態令人不禁畏敬」（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b，頁 66）；第二是當她講述到一半時，福爾摩斯突然想通一個與案情相關的細節，因此興奮地插話，卻馬上遭到婦人的制止：“‘You must let me speak,’ said the woman, in an imperative voice, and her face contracted as if in pain.” (Doyle, 2003, p. 985)，譯文也如實呈現此一動作（婦止之曰：「嗟乎！吾時已促，容吾畢其辭。」（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b，頁 68））

前文討論過，〈弑父案〉中的梅麗也有多個反抗權威的動作，但譯者對兩人舉動的處理方式有明顯的不同，筆者認為年紀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弑父案〉中的梅麗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女子，中國傳統上對於以下犯上的容忍度頗低，而這篇故事雖然沒有明確點出安娜的年紀，但可以確定的是，她絕對不是年輕女孩。除此之外，安娜提到自己早年時是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份子，這個身分很可能讓她在譯文中享受到一些寬待。由於清末有識之士亟思救國之道，有些知識份子就期盼能取經於鄰國——俄國。由於兩國皆幅員遼闊，環境背景相似，許多人便希冀能挪用俄國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梁啟超便曾說：「今日為中國謀，莫善於鑑俄。」有學者統計，在 1902 至 1911 年間，至少出版了三十篇以俄國革命為主題的故事 (Hu, 2000)。由此可見時人對於無政府主義的強烈興趣。在眾多革命份子中，蘇菲亞佩洛斯卡雅 (Sophia Peroskaya) 尤其是一位形象鮮明而吸引人的女革命家，她曾參與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策劃行動，最終被處以絞刑，為革命理念犧牲生命。當時的報刊刊載了數篇蘇菲亞的傳記，後來更有以她生平為藍本的中文小說創作。

## 參、結論

綜觀這幾位譯者對於福爾摩斯系列小說中女性形象的處理策略，可以發現三個共通點：首先，中國傳統中的理想女性需要「才貌兼備」，而讀過這幾個譯本後可以歸納出，「貌」又比「才」更為重要，後者充其量只是加分條件，這些「才女」也不一定以自己的文才自豪。如在唐傳奇〈鶯鶯傳〉中，首先吸引到男主角張生的是鶯鶯「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元稹，1992，頁 225）的美貌，也是如此的容貌讓張生「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頁 226）。雖然鶯鶯身為大家閨秀，也「甚工刀札，善屬文」，但張生「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頁 228）。至明代以降，才子佳人小說等文學作品中出現越來越多「才女」型人物，但她們時常不願被貼上這樣的標籤，更不願自己的作品流出閨閣的小圈圈中。例如《紅樓夢》中的寶釵博學宏覽、詩才頗高，卻甘於「裝愚守拙」，她對黛玉說的話可當作這種想法的例證：「……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份內之事……。」（曹雪芹，2013，頁 399）。

基於這樣的文學傳統，因此譯者可能認為有必要強調女性角色的美貌，例如〈佛國寶〉中的毛斯頓小姐相貌甚屬平常，但譯者多次添譯，以「姿容雖佳」、「容貌既佳」來稱讚她的外表。而假如貌美女性的五官特徵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時，譯者也會加以調整，例如〈室內槍聲〉中的無名女子。至於本文中歸類為反派的女性，她們其實都不是典型心狠手辣的反派：慧倫曾遭到國王的背叛，持有照片只是為了自保，雖然曾經有意黑函勒索，後來也已經放下這個念頭；安娜同樣是曾經遭到陷害，是在掙扎逃脫的過程中失手殺人；而無名女子也是因為極度心痛憤恨才會痛下殺手，她們都不是真正心地邪惡的女子，實有令人同情之處，這可能也是譯者並沒有刻意醜化其外表的原因。



其次，科南道爾筆下的女性角色多半都有堅毅的個性或過人的機智，有學者認為，科南道爾也只願意著墨描寫這些性格堅強的女性（孔慧怡，1998）。但在譯文中，女性角鎮定、自持的特質被大幅削弱，許多女性角色在緊張危急的情況下變得「驚悸若有所失」、「意殊恍惚」、「意頗皇惑」、或是「芳容似無所主」，而與一旁的男性角色形成對比，甚至需要男性的引領指導。譯者之所以如此操作，中國傳統中林黛玉這種弱不禁風、需要保護的女性形象應該不無影響。另外，機智聰穎也是原著中許多女性角色的共通特質，這在譯本中也變得沒有那麼突出，因此讀者讀來很可能覺得書中的女性角色多半只是外表美麗，但見識普通的女子。

再者，女性角色的能動性在譯本中也常有所降低。能動性是行為者行動時的意圖，更是他們作這些事的能力，因此能動性也往往意味著權力（游美惠，2013）。在中國傳統上，女性往往便是居於次要、陪襯的地位，這點也許可以說明為何女性角色的部份動作在譯本中改成由男性來行使，甚至直接刪去，這些操作手法都剝奪了女性角色的能力和權力，而呈現出來的效果是，女性常常淪為故事的配角，她們的角色形象也變得較為單一扁平。

觀察這七則長短篇小說譯本對於女性角色的翻譯策略，可以發現各個譯者的處理手法同大於異，只有〈弑父案〉中的梅麗和〈雪窖沉冤〉中的安娜呈現較大差別，但這兩篇故事都是由懂英文的李常覺譯出，再分別交由陳氏父子記錄、潤飾。比較李常覺與陳氏父子合譯的其他故事（李常覺與陳子合譯〈丐者許彭〉、〈弑父案〉，與陳父合譯〈室內槍聲〉和〈雪窖沉冤〉）可以發現，除了梅麗與安娜之外，兩對譯者對於故事中其他女性角色的翻譯策略其實大同小異。因此筆者認為是時人對於虛無黨員、顛覆份子的憧憬，使譯者處理梅麗與安娜的策略有所不同。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 元稹（1992）。鶯鶯傳。載於曾棗莊（審閱），唐人傳奇（頁 222-247）。臺北：錦繡出版。
- 孔慧怡（1996）。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通俗文學評論，4，88-117。
- 孔慧怡（1998）。晚清翻譯小說中的婦女形象。中國比較文學，2，71-87。
- 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a）。室內槍聲（原作者：A. C. Doyle）。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905）
- 李常覺、天虛我生（譯）（1916b）。雪窖沉冤（原作者：A. C. Doyle）。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905）
- 徐瑞岳（1987）。劉半農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 張永久（2011）。鴛鴦蝴蝶派文人。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 曹雪芹（2013）。紅樓夢。臺北：師大出版中心。
- 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a）。丐者許彭（原作者：A. C. Doyle）。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892）
- 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b）。倩影（原作者：A. C. Doyle）。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892）
- 陳小蝶、李常覺（譯）（1916c）。弑父案（原作者：A. C. Doyle）。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892）
- 游美惠（2013）。性別教育小詞庫——能動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3，92。
- 程小青（譯）（1916）。樓背眩人（原作者：A. C. Doyle）。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894）
- 劉半農（譯）（1916）。佛國寶（原作者：A. C. Doyle）。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890）

盧潤祥（1996）。*神秘的偵探世界——程小青、孫了紅小說藝術談*。上海：學林出版社。

英文文獻

Doyle, A. C. (2003).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New York City, New York: Bantam Classics.

Hu, Y. (2000).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 1899-191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附錄

中華書局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篇目列表

	原文篇名	中文篇名	譯者
1	A Study in Scarlet	血書	周瘦鵬
2	The Sign of the Four	佛國寶	劉半儂
3	A Scandal in Bohemia	倩影	陳小蝶、李常覺
4	The Adventure of the Red-Headed League	紅髮會	陳小蝶、李常覺
5	A case of identity	怪新郎	陳小蝶、李常覺
6	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弑父案	陳小蝶、李常覺
7	The Five Orange Pips	五橘核	陳小蝶、李常覺
8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丐者許彭	陳小蝶、李常覺
9	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	藍寶石	陳小蝶、李常覺
10	The Adventure of the Seckled Band	彩色帶	陳小蝶、李常覺
11	The Adventure of the Engineer's Thumb	機師指	陳小蝶、李常覺
12	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怪新娘	陳小蝶、李常覺
13	The Adventure of Beryl Coronet	翡翠冠	陳小蝶、李常覺
14	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金絲髮	陳小蝶、李常覺
15	Sliver Blaze	失馬得馬	嚴獨鶴
16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窗中人面	嚴獨鶴
17	The Adventure of the Stockbroker's clerk	傭書受給	嚴獨鶴
18	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	孤舟浩劫	嚴獨鶴
19	The Adventure of the Musgrave Ritual	窟中祕寶	嚴獨鶴
20	The Adventure of the Reigate Squire	午夜槍聲	嚴獨鶴
21	The Adventure of the Crooked Man	僂背眩人	程小青
22	The Adventure of the Resident Patient	客邸病夫	嚴獨鶴
23	The Adventure of the Greek Interpreter	希臘舌人	程小青

(續下頁)

中華書局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篇目列表（續）

	原文篇名	中文篇名	譯者
24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海軍密約	程小青
25	The Final Problem	懸崖撒手	嚴獨鶴
26	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	絳市重蘇	嚴天侔
27	The Adventure of the Norwood Builder	火中祕計	嚴天侔
28	The Adventure of the Dancing Man	壁上奇書	李常覺、天虛我生
29	The Adventure of the Solitary Cyclist	碧卷雙車	李常覺、天虛我生
30	The Adventure of the the Priory School	濕園蹄跡	李常覺、天虛我生
31	The Adventure of Black peter	隔簾髯影	李常覺、天虛我生
32	The Adventure of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	室內槍聲	李常覺、天虛我生
33	The Adventure of the Golden Pince-Nez	雪窖沉冤	李常覺、天虛我生
34	The Adventure of the Abbey Grange	情天決死	李常覺、天虛我生
35	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	剖腹藏珠	李常覺、天虛我生
36	The Adventure of the Missing Three-Quarter	荒村輪影	嚴天侔
37	The Adventure of the Second Stain	掌中倩影	李常覺、天虛我生
38	The Adventure of the Three Students	赤心護主	李常覺、天虛我生
39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獒崇	陳霆銳
40	The Adventure of the Devil's Foot	魔足	程小青
41	The Adventure of the Red Circle	紅圈會	漁火
42	The Adventure of the Dying Detective	病詭	周瘦鵬
43	The Adventure of the Bruce-Partington Plans	竊圖案	陳霆銳
44	The Valley of Fear	罪藪	程小青

